



# 女共产党员侯志的传奇一生

文/片 本报记者 韩杰杰

侯志(1905—1982)，女，青州侯庙村人，夫为武胡景。1924年秋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为山东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。1982年1月逝世。



侯志留影于1958年。（翻拍）



1954年，侯志(左二)在沈阳市高坝村接见前来参观访问的朝鲜妇女代表团成员。（翻拍）



刘传功老人向记者讲述侯志的故事。

## 刘传功和他笔下的侯志

5月的一天，在青州市档案馆，记者见到了刘传功先生。搜罗、研究侯志女士史料30年的刘传功向记者展示了他拥有的一沓儿照片、书信和整理的材料。借此，记者对侯志女士的跌宕一生也有了些微了解。

1982年，时年37岁的刘传功在青州(当时还叫益都县)从事党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。那时，侯志便成为他要起笔的人物。

虽然是山东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，但是侯志在记载中却难觅一二。为了将侯志的过往写真、写实，向人们还原一位忠心烈胆的共产党员，刘传功开始了漫漫整理路。

为了搜集零星资料，他远赴北京、济南、青岛。他已记不清去过北京多少次了。当时侯志久卧病床，已不适合见客。他很遗憾没能与侯志交谈。不过从侯志的妹妹侯慧真口中听闻了侯志的很多事情。

后来，他费尽周折联系到了侯志的女儿武华，从那里又得到了很多珍贵资料。他前后共收到武华女士的17封书信。在其中一封上，记者看到武华写道，“她(侯志)的一生对党忠心耿耿，是战斗的一生，革命的一生，在她的革命历程中，不管在任何环境下，始终能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。”最后，她还写道：“您(刘传功)为我母亲的革命事迹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我作为她的子女，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！”

侯苓(武胡景与侯志夫妇的长女)接受一次采访时曾说道：“听我母亲说，我大概生于1930年或是1931年，几月份她也记不清了。因为当时母亲、父亲都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，斗争环境非常险

恶，工作也非常紧张，具体哪一年她也记不确切了。”她记忆中，父母为了革命工作整天东奔西走，还要躲避追捕，带着襁褓中的她不方便，所以她一出生就被寄养在一位煤矿工人家里，后来被送到上海，又回青州，那年她4岁。再一次见到母亲已经是1948年的事情了。

为了让回忆录更周全，刘传功还前去北京几次拜见原国家劳动部副部长刘子久，因为刘子久先生曾师从王翔千，与侯志是同学。

刘传功说，越发掘侯志的事迹，就越被她高贵的品质所吸引和感动。他将侯志的党史整理完毕后，专门将成稿寄给武华，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

“直到现在，我还是在收集侯志等一些人物的资料。”刘传功说，当时由于共产党员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秘密，即使是兄弟姐妹之间交谈，也不会谈及工作，因此收集工作比较受阻。即使是侯志的一些亲人，对侯志的革命工作也知之甚少。

没有电话，就靠着书信，没有汽车，就靠着腿跑。就这么一点点搜罗，侯志渐渐在刘传功的笔下鲜活起来。而记者对侯志的了解，也随着刘传功的娓娓道来而渐渐清晰。

## 一心报国 志在千里

1905年2月18日，侯志出生于今山东青州市侯庙村。曾用名侯玉兰，马琳，郭张青莲等。“侯志”取“志在千里”之意，是她参加革命后自己起的。

侯志天生聪慧，有主见。旧时农村，人们恪守历代遗留下来的“缠足”陋习。女孩子长至五、六岁，就要“缠足”，否则大脚女人是要被耻笑的。侯志却硬不买这种陈规陋习的“账”。母亲刚给她缠上裹脚布，转眼间就被她扯掉了。折腾来折腾去，最终也没给侯志裹成小脚。

说起侯志家族，虽未出过高官显宦，却非布衣平民。侯志的祖父参加过清朝3年1次的省城举人应考，父亲侯恩溥年轻时曾在烟台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学英文，毕业后先在山东省立邮局当邮差，后提任济阳县邮政局长。他始终克勤克俭，不吸烟喝酒，攒下钱来除购房置地外，其余基本全用到供子女读书上。

1913年，8岁的侯志被送往泰安教会女子小学就读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侯志对教会教授的东西产生了厌倦情绪。后来，她转学到青州城里仓廩女子学校。这是一所官立教会学校，对学生的思想禁锢，比其它学校都严格，不准学生与外界接触。侯志犹如笼中之鸟，憋闷得慌。

1919年，“五·四”爱国运动迅速波及到青州。侯志同广大爱国学生、工人、农民一起，奋勇走上街头，参加游行示威、散发革命传单和抵制日货活动。“五·四”运动给侯志的思想带来一个飞跃，为了寻求真理，探索光明，侯志抱定了“发奋读书、锐意求知、学成报国”的志愿。不久，她以优异成绩，踏进了山东省女子师范学校的大门。

1920年，王翔千来到山东省女子师范学校，以代课教师

的身份为掩护，开展革命宣传活动。在王翔千的影响下，侯志与她的同学王辩、王兰英等，都成了思想进步、勇于追求真理的优秀分子。

1921年8月，王尽美参加中共“一大”回到济南，准备在益都秘密建立共产党组织。侯志专程从济南提前到达益都，与在益都山东省立第四师范读书的李愉，前往火车站迎接王尽美。王尽美在益都3天，侯志不离左右进行掩护，在益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任务得以完成。

是年9月，王尽美、邓恩铭在济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。侯志迫切要求参加共产主义理论学习和宣传活动，还与王辩等人秘密建起学习小组，学习政治、时事，阅读进步书刊。同时侯志还积极为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而忘我工作。她带头剪长发、留短发，鼓励同学走出校门，大方与男生交际往来，上街参加反帝爱国斗争。为支援济南工人的罢工运动，侯志带头忌肉、忌菜，把省下来的伙食费捐献给罢工工人。

1923年，经王尽美、王翔千介绍，侯志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4年秋，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山东省最早的女共产党员。

## 南北转战 屡建奇功

为了探索新思潮，寻求救国救民道路，中共山东党组织于1925年夏作出决定，保送侯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。经过艰苦学习，1928年春，侯志以优异成绩结束在东方大学的学习，同丈夫武胡景一起回国。

从1927年蒋介石、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，第一次国共合作公开破裂，国内形势异常严峻。回国后，组织安排侯志担任省委秘书兼妇女部长。不久，任省委秘书长。1928年，党组织为了保护侯志，把她派往青岛担任市委秘书长。后党中央急令侯志前往上海，担任了中共沪西区委书记。

当时，乌云布满天空，上海的革命形势同全国一样，已经处于低潮。曾经三次举行过工人武装起义、被全国工人向往的地方，完全失去了往日风采。大街上，“包打听”多得很，还有不少被称之为“红头阿三”的外国警察，经常盘查行人。租界林立，洋人横行，百姓垂头丧气。侯志一到上海，就秘密深入工厂、机关、学校，联络同志，召开会议，部署工作，为在辖区内重新聚集革命力量，再次掀起工人运动新高潮做工作。

1930年，党中央将武胡景和侯志派往唐山，组建中共唐山特委。在唐山，侯志针对这里工人相对集中的特点，几乎天天深入厂矿，开展调查研究，教育工人。从1月至4月间，侯志就帮助建立、健全了7个支部，一个区委，使全市党员由80名增加到200余名。

1931年，侯志与武胡景被调往哈尔滨，改建中共北满特委。期间，侯志与武胡景从整顿党组织抓起，很快组建起5个县委，一个区委，使党员队伍达到近400名。同时，在海员、洋车夫、皮鞋、砖瓦行业的工人队伍中建立起工会组织，随着工会组织的不断壮大，一系列罢工斗争，犹如雨后春笋开展起来。

同年12月，中共中央决

定，任命武胡景为中共中央军委书记，侯志为中央军委秘书。接任后，夫妇俩带着不满1周岁的女儿，在中央满洲代理书记杨靖宇、中共东满特委军委书记赵尚志的护送下，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，立即赶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任职，小女儿在路上差点儿被冻死。

在那腥风血雨的岁月里，侯志的工作频频调动，这对于一个拖儿带女的女同志来说，其工作难度可想而知。然而，侯志同志不计个人得失，不怕任何艰难困苦，不畏杀头坐牢危险，坚决服从党的安排，南征北战，屡建奇功，充分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远大志向和宽广胸怀。

## 事实不灭 真理难欺

1935年，武胡景前往莫斯科向我驻苏人员和旅莫人员传达“遵义会议”精神，并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。侯志被再次派往东方大学学习。夫妇二人到达莫斯科后，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和副团长康生，拉拢武胡景，要他在“七大”发言时吹捧王明。武胡景正气凛然，不予配合。在斯大林错误发动“肃托”时，武胡景被诬陷为“托派分子”。侯志向共产国际提出申诉，反被扣上“包庇‘托派分子’武胡景”的帽子，受到“留党察看一年”的处分。那时，侯志孤身一人，客居异国，无人倾诉。然而，在艰难的逆境中，侯志强咽泪水，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，努力学习，发愤工作。

1937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，就在侯志准备启程回国之际，接到通知说，共产国际考虑到侯志的俄语水平较高，且有在苏联工作的经验，决定派她随“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先遣队”入关，负责军事情报工作。就这样，直至1946年12月，侯志才正式留在祖国。

令人难以预料的是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，随着“反右”扩大化的进行，对党赤胆忠心的侯志，竟被视为“特务嫌疑”，罢官免职，接受检查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侯志更是在劫难逃。康生在接见沈阳红卫兵时煽动说，对于侯志，你们青年人搞不透，我们老年人也搞不透她。先告诉你们一条，她是个里通外国的特务。侯志旋即被抓走，押入中央“三办”(康生办公室)。后来，又被关进秦城监狱，遭到一次次的非人折磨。尽管如此，侯志在“造反派”组织的批斗会上，仍斩钉截铁地大声宣布：“我不是苏联特务！事实不灭，真理难欺！”

1978年初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得知侯志被关押在秦城监狱，立刻将她解救出来。出狱那天，胡部长亲自迎接侯志，并把她扶上开往沈阳的专车。此时的侯志，尽管被1600多个日日夜夜的狱中生活，折磨得说话不请，神志模糊，但仍不失一位志贞的马列主义战士的高尚品德。对党组织的关怀，她万分感激，一次就从补发的生活费里，拿出5000元钱，缴纳了党费。

1982年1月27日，侯志诀别了亲人和同志们，在沈阳与世长辞。追悼会上，许多人面对侯志的遗像，失声恸哭。